



阜外医院学科创始人奖获得者  
薛淦兴研究员  
实验外科主任（1983-1989年）  
心外科临床形态研究室主任  
（1983-1992年）

# 薛淦兴

专注事业辛勤  
奉献的好医师



1919年10月25日，薛淦兴先生出生于福建上杭山区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为了改变自身穷困的生活境遇，少年时期的薛淦兴，一边做学徒工一边刻苦学习，胸怀科学报国的理想，于1942年考入厦门大学机电系学习。然而，当时的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半壁江山沦陷，中华民族深处危难之中。眼见科学报国无门，遵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古训，薛淦兴于1944年重新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学医。6年寒窗苦读为他日后成为优秀的医学专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毕业，恰逢新中国建立不久和湖南解放，历史向这位青年学者展开了崭新的一页。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的生活和工作中，在专业知识逐步增长的同时，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新旧社会的对比使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实行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由此，他内心坚实地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于195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的3年，薛淦兴在湘雅医学院先后任解剖学助教和外科住院医师。1954年作为湘雅医院又红又专的青年专业骨干，他由国家选派赴莫斯科留学，成为苏联医学科学院外科研究所心脏外科研究生，专门从事先天性心脏病的病理形态学研究。



1958年获医学副博士学位毕业。留学期间，访苏代表团中德高望重的钱信忠、黄家驷、吴英恺等老前辈召见了薛淦兴等青年学者，积极鼓励并热情欢迎他们学成之后回国服务，报效祖国和人民。1958年，薛淦兴自莫斯科留学毕业回国，由卫生部分派至新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脏外科，任主治医师迄1969年。

这是一段充满动荡和艰辛的岁月。六十年代初期，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遭遇了极端的艰难困苦；六十年代中后期，全国更陷入史无前例的“文革”内乱。中国的心血管外科事业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社会环境和简陋的工作条件下辛勤开拓、艰难进取、逐渐成长的。当时的阜外医院聚积了一大批中国胸心外科的中坚力量，包括吴英恺、侯幼林等老前辈，以及郭加强、朱晓东、薛淦兴等为代表的中青年骨干，使之成为中国胸心外科专业的重要发源地。结合临床工作需要，薛淦兴医师继续从事先天性心脏病的胚胎发育和外科解剖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临床著述，为理论知识的教育普及和临床应用贡献了一份力量。



1963年，薛淦兴教授（右一）和支启华医师（左一）切磋心脏病理解剖



1977年，薛淦兴教授（左二）在青海筹建高压氧舱，在常压病房工地



薛淦兴教授（左二）检查术后病人

1970年文革期间，和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薛淦兴先生受到不公正对待，作为“6.26”战士，下放到青海省海西自治州人民医院——地处西宁以西500余公里，海拔3000米的高原小镇德令哈，开始了他长达7年的牧区医师生涯。“德令哈、德令哈，茫茫荒漠少人家，夏天飞沙冬天雪，牦牛相伴走天涯”。即使在今天，当地的生活条件依然相当艰辛。据当年和薛淦兴医师一起工作的当地同事回忆：当时的州医院除了听诊器、血压计外，最先进的诊疗设备只有一台上海产的心电图机，是名副其实的既无设备又无技术人员的“双无医院”。在那个知识无用的年代里，在小小的州医院里，北京专家的到来并没引起什么轰动，因为那时候不要知识、不要技术，只讲阶级斗争，谁也没有心思思考在3000米高原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开展心脏外科手术。

压抑的政治氛围、艰苦的生活环境、简陋的工作条件，这一切都难不倒薛淦兴先生为穷苦的民族同胞治病救命的决心和热情。在海西州人民医院，他发现当地不少牧民的孩子患有各类先天性心脏病，尤以动脉导管未闭最多见，他考虑高海拔缺氧可能是疾病的诱因。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不顾高原反应的危险，带领同事们先后到天峻、都兰、乌兰、大柴旦等地进行巡回医疗，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亲自深入牧民的帐篷检诊患者。他发现当地的先心病尤其是动脉导管未闭和房间隔缺损发病率远高于内地，甚至一户人家多个孩



薛淦兴教授在海拔三千米高原开展心脏外科手术

子同患病，且合并不同程度的肺动脉高压。这些患儿家庭大多经济困难，加之不懂汉语和路途遥远，无法到内地治疗。面对众多患儿的病患痛苦和家长期待的目光，薛淦兴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决心在当地开展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他带领同事们集思广益、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从头起步。在州委领导支持下，海西州医院破天荒地引进了心脏外科的关键设备和器械。1971年，薛淦兴先生亲自主刀，为当地藏族同胞姐弟两人成功

地实施动脉导管切断缝合术。此后又先后成功地完成体表低温麻醉下房间隔缺损直视修补术和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修复术。3000米高原上心脏外科手术的成功，在当地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邻近地区的患者闻风而至，在学生假期里，不仅每日手术连台，还出现两名患儿共用一张病床的情况。在海西州医院工作的短短几年，薛淦兴先生主持完成了约300例各类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作为海西州医院心脏外科的创始人，各种临床工作十分繁重，但薛淦兴先生总是兢兢业业、日以继夜、不辞辛劳地忘我工作。术前检查、术后处理的细小环节他都以身作则、亲力亲为。饱满的热情、精湛的医术深得患者家属和同事们的赞扬和好评。

高原条件下，大气压低和缺氧，使患者的治疗带来潜在风险，尤其是那些合



深入牧区，送医送药



在牧民帐篷内巡回医疗



并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薛淦兴先生大胆创新，在州医院设计建造了高压氧舱及与之配套的常压病房，使患者既能在高氧条件下接受治疗，又能在类似于低海拔环境的病区中康复。

薛淦兴先生在高原牧区医院的突出成绩得到青海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好评。1979年，为了更大的发挥其作用，他被调至省城西宁市，具体指导和参与筹建了青海省高原心脏病研究所（医院）并任副所长。现在该单位已发展成拥有高级人才、先进设备和技术，医疗、教学、科研水准省内领先的心脏病诊疗中心。

薛淦兴先生在青海生活工作了将近10年，成为当地心脏外科的奠基者和引路人。一方面他亲自讲课，亲授技术，使青年人直接受益；另一方面他多次选送当地医护人员到北京进修，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骨干，其中不少人后来成长为学科带头人和专业人才。即使回北京后，薛淦兴先生仍然一往情深地关注着青海心脏外科事业的发展。他用自身的影响力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前往青海讲学和指导工作，传授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他还率领阜外医院的专家小组重返海西州医院，实施教学手术，给当地医护人员和患者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甚至在他退休多年之后，仍有青海牧区的患者，千里迢迢慕名来到阜外医院专找薛淦兴先生看病求医。

1979年，历经磨难与周折的薛淦兴先生调回阜外医院，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之中医学科学事业的第二个春天。“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花甲之年的他，将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在临床科研教学和学术著述之中，将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热心地传授给后人。他协助郭加强教授编写了《心脏外科技术图谱》，和朱晓东教授共同主编了《心脏外科指南》，这两本数十万字的专业著作凝聚和



1979年薛淦兴教授（右一）和吴英恺院长（左二）在西宁交谈青海心脏病研究所发展安排



积淀了阜外医院老专家数十年的宝贵经验和丰富学识。此外，他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专业文章，对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

薛淦兴先生主持和参与了多项临床科研工作，其中不少项目取得了显著成绩并获得医科院、卫生部和国家的奖励和表彰。包括：1981年，“心脏粘液瘤的诊断治疗和病理研究”获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8年，“先天性心脏病命名和分类”获医科院科技奖；1989年，“先天性心脏病的遗传学探索性研究”获医科院科技奖；1989年，“获得性心脏血管病专科分类”获医科院科技奖；1991年，“人工心脏瓣膜研制与临床应用”、“四联症根治术右室流出道重建标准”获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2年，“人工心脏瓣膜置换与法乐四联症右室流出道重建技术及其推广”获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1997年，“法乐四联症根治术的系列研究”获卫生部医药卫生科学进步奖三等奖。

薛淦兴先生先后担任多家国内核心期刊杂志的编委、副主编和主编，包括：《中国循环杂志》、《中华外科杂志》、《中国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等。为办好这些杂志，他呕心沥血、笔耕不辍。他特别注重提携基础单位的青年作者，不厌其烦地为其修改稿件，案头工作时常到夜深人静。

薛淦兴先生为国家培养了6名硕士研究生，这些学生现多已成为心血管外科的知名专家。

作为中国高知名度的心脏外科专家，薛淦兴先生与国外同行常有联系和交往。他与郭加强教授、朱晓东教授等一道先后出访澳大利亚、美国、苏联等国家，也多次接待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专家。在对外交往中，他向外宾介绍中国心脏外科成就和进步，也注重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并积极地将其介绍给国内同行，充分发挥学术交流的桥梁作用。

薛淦兴先生虽然德高望重，却始终保持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之风。他身居阜外医院这块学术高地，却一直关心和支持地方及基层医院心脏外科的进步和发展。尽管年事已高，对基层协作医院的需求，他总是有求必应，不辞辛劳地前去讲学、



1990年薛淦兴教授访问苏联新西伯利亚血液循环病理研究所



会诊疑难病例以及主持或参加手术，使基层同行深受其益，深得教诲。

1992年，年过古稀的薛淦兴先生退休了，可他“壮心不已”，希望继续为心脏病患者和心脏外科事业贡献余热。邢台是当年的革命老区，心脏外科尚属空白，许多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当地领导求贤若渴，辗转找到阜外医院，这个意向正好与薛淦兴先生的心愿不谋而合。从此，他带领十几位北京专家前往邢台与邢台市第三医院合作，创建了冀南地区第一家心血管病医院。凭着奉献精神，独到智慧，顽强毅力和辛勤工作，谱写了又一曲令人敬佩的开拓者之歌！

邢台地处较为贫穷的太行山东麓，建院时国家无资金投入，生存、发展全靠自己。从零起步，谈何容易！毕生从医的亲身经历使薛淦兴先生认识到，沿袭传统公立医院的老旧管理方式创办医院，注定以失败告终。借鉴国内外医院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薛淦兴先生与管理层一同探索，设计和实施了“模拟股份制”的运作方式。建院伊始，在资金借贷、设备购置、病区改建的初始环节，他就精心筹划、严格把关。对旧的管理和分配制度大胆改革，消除弊端，制定出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和分配方案，既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又充分激发了医院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他主动和保险公司协商，率先创办心脏手术保险，解除患者家属人财两空的后顾之忧。

为患者治病一如既往，科学严谨、精益求精。他的同事回忆：“每例手术前他便早早来到手术室做好准备，或自己主刀或指导手术。术后就在手术值班室简单吃一碗方便面和一个荷包蛋。针对术后病人，薛老都要到监护室巡查，直至病人病情平稳后，才到办公室打个盹，半夜每二、三个小时还要看病人。”这段朴实的文字，仿佛是把白求恩同志“两个极端”的优秀风范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薛淦兴先生高度重视医德医风建设，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他经常告诫全院职工



薛淦兴教授（中）与郭加强院长（左一）  
和朱晓东院长（右一）出访时合影



1991年，薛淦兴教授在阜外医院  
外科3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服务无小事、形象无小节，并约法三章：不准接受吃请、馈赠、劳务。这所医院被当地社会各界誉为“医疗界一方净土”、“没有锦旗和镜匾的医院”。卫生部领导视察后评价：“我经多方了解住院病人和家属，看到这所医院医德医风是一流的，服务也是一流的。”

为了支持基层医院，帮助更多患者得到救治，薛淦兴先生开办了“鱼水工程”的学术讲座和交流。曾经先后举办20余次国家和省级I类学分讲座会，形成以邢台心血管病医院为中心数十家医疗机构组成的协作网。他多次热心地邀请国内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前来邢台讲学，把最新的专业技术介绍给当地的同行。每次他都是亲自设计课程，安排专家的生活和行程。在邢台工作的北京专家也多次到协作单位市县医院会诊、讲课，受到基层医院的好评。

薛淦兴先生在邢台工作生活了8年，在他离任时，该院每年心脏手术达到300余例，成为冀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

薛淦兴先生先后任主治医师、副研究员、主任医师、心脏外科副主任、实验外科主任、临床形态研究室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阜外医院院所常务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心血管技术协作培训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卫生部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薛淦兴先生曾先后获得多次荣



薛淦兴教授主持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



薛淦兴教授在协作医院参加心脏外科手术



薛淦兴教授（左二）在河北邢台市心血管病医院同其他院领导合影



誉和奖励，其中包括：第五届海西州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第五届青海省人民代表；1978年3月，获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青海省科技大会先进个人奖；1991年，获中国医学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9年，他终于迎来了一生职业生涯的辉煌时刻，获得心血管外科专业最高奖项——中国胸心外科杰出贡献奖。



阜外医院高润霖院长（中）  
前来邢台市心血管病医院指导开展合作

薛淦兴先生因为健康的原因真正赋闲在家时已是近90岁高龄，但他老人家却有着了一颗永远年轻的心，永远都有新的追求和新的奋斗目标。老先生耳不聋、眼不花、齿不摇，书报不离手，还经常上网关心新闻事实，下载一些文章和诗词。每每学生们前来看望的时候，他会拿出一本本书籍或者是《参考消息》，有时还会读上其中的一段文字，然后抛砖引玉式地谈些自己的看法，引起几位学生发表言论，参与热议。此时再



薛淦兴教授多次获得国家级、  
部级、医科院级奖励



薛老九十高龄赋闲在家上网，继续关注他终身追求的事业



看看我们的老先生，总是面带微笑，欣慰地看着大家——这就是他认为的平凡人生中亲情、友情的一种福气……

2012年2月，薛淦兴先生因肺炎并发呼吸衰竭在阜外医院逝世，走完了他老人家逆境拼搏、挫而愈勇、专注事业、辛勤奉献的一生，享年92岁。

在薛淦兴先生工作和生活的人生中，始终有夫人李华清的伴随和支持。李华清老师1923年2月出生于广东梅州的贫苦农民家庭，中学时是薛淦兴先生的同班同学。自那时起，两人逐渐相识、相知、相爱，并结为夫妻，共度一生。李老师1944-1948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终身从事教育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梅州、长沙、北京等多所师范和中学任教。1970年随薛淦兴先生下放青海海西州，担任州文教卫局长。1979年回北京后，在医科院卫校任书记、校长，直至退休。李老师一生伴随薛淦兴先生，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白头偕老，是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他们共同育有一儿一女，至今李老师在家安享晚年。

（沈向东 闫金凤 供稿）